

妮筠
軒
古清
閔
錄錄



2520_

筠
軒
清
閔
錄

董其昌
著

中
華
書
局

筠軒清闕錄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筠軒清閼錄序

近時鑑古之精。稱構李項子京爲最。其所著鄉林清課。考證明確。雖顧米迂倪。何以復過。惜其書從未付梓。予向於子京從姪元度齋頭見之。未得抄錄。至今耿耿于衷。不意元宰先生。淵海宏才。橐筆餘閒。亦有斯清製也。先生在翰苑多年。凡祕府法書名畫。及一切古玩。無不手披目睹。而又愛與好事家論辨。累日不厭。遇有慙心之物。輒傾橐購之。以故庋藏甚富。是編乃自敘其見聞所得。具有根據。而非憑空影嚮之談。未知於鄉林清課。何異何同。余即日發鴛湖之棹。可挾此以駭元度矣。余山陳繼儒書。

筠軒清閔錄目錄

卷上

論玉第一

論古銅器第二

論法書第三

論名畫第四

論石刻第五

論窯器第六

論晉漢印章第七

論硯第八

論異石第九

論珠寶第十

卷中

筠軒清閔錄 目錄

論琴劍第一

論名香第二

論水晶瑪瑙琥珀第三

論墨第四

論紙第五

論宋刻書冊第六

論宋繡刻絲第七

論雕刻第八

論古紙絹素第九

論裝褱收藏第十

卷下

敘賞鑑家第一

敘書畫印識第二

敘法帖源委第三

敍臨摹名手第四

敍奇寶第五

敍斲琴名手第六

敍唐宋錦繡第七

敍造墨名手第八

敍古今名論目第九

筠軒清閬錄卷上

明 華亭董其昌元宰著

論玉

辨玉者以金鐵不入者爲真。東坡先生云：珉之佳者，金錢亦不能入，必磁鎔不入者，乃真玉也。色以紅如雞冠者爲最，余僅見一漢印，及一扇墜，然大特如龍眼耳。黃如蒸栗者次之，白如截肪者次之，黑如點漆者次之，其青如新嫩柳綠如鋪絨者次之，他不必蓄也。其有色白而質稍薄者，非羊脂也。白玉耳，水料者良，有等大塊劈片玉料，從石山中拖掣取出，原非于闐崑岡西流沙水中天生玉子，謂之山材，低於水料一等矣。凡稱余者，設爲先生之自稱也。

玉器古色土鏽血侵最多。土鏽謂玉上蔽黃土，籠罩浮擊，堅不可破，一種佳色，自不同，非若血侵，古原質與改製不易辨，似難偽造。銅侵蓋少，翳翠色，水銀色，特一二見耳。

古玉人作法，後人俱可得其彷彿，惟臥蠶紋、雙鉤轆法，恐非中古人所能辦耳。卽如雙鉤轆法，今人非不爲之，其妙處在宛轉流動，細入於毫，更無疏密，不自交接，斷續繼若遊絲，自攝付無滯迹，終不可到也。

三代秦漢人製玉。古雅不煩。無意肖形。而物趣自異。若宋人製玉。則刻意模擬。雖能發古之巧。而古雅之氣已索然矣。特其取用材料。多人心思所不及。余向見一張仙。高尺許。其玉縉處。布爲衣摺如畫。又見一擎荷孩兒。滿身純白如截肪。獨髻及所擎荷葉。乃黑若點漆。無一絲相錯。如此等類。種種不一。舉一二以

例其餘。

偶閱武林雜詠。載宋孝宗酌丞相浩甘黃玉葵花杯。內有天生紫心。蓋取材之祖也。

玉器中圭璧最貴。第不適用。余向見一穀璧。大幾尺許。厚一寸二分。上作九螭。周身純白如酥。微有土鏽。血古得五十千。歸休寧人家。真不易得。

論古銅器

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獨夏器閒有相嵌以金。細巧若髮者。鑑古者不可不知。

鐘鼎尊彝款。夏商周初時器。少者一二字。多則二三十字止矣。其或二三百字者。定周末先秦時器耳。亦有無款者。或真正三代民間之器。無功可紀。故無款文。不可遽謂非古也。款之篆文。夏用鳥迹。商用虫魚。周用虫魚大篆。秦以大小篆。漢以小篆。又三代用陰款。秦漢用陽款。閒有凹入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款難鑄。陽款易成故也。

曹仲明云。銅器入土千年者。色純青若翠。入水千年者。則色綠若瓜皮。余意土氣溼。蒸鬱而成青。水氣滲。

浸潤而成綠。理似有之。又謂未及千年者。雖青綠而不瑩潤。恐不然也。豈瑩潤者卽千年物。而青綠不純者。決無三代物耶。高深甫以銅質清瑩不雜者多發青。銅質渾雜者多發綠。夫古人製器。不惜所費。烏有銅質渾雜者哉。此論若盲人觀場。可資哂詈。特其論褐色。以爲非人間流傳之色。乃出自高臯古家。磚宮石室。燥地祕藏。無水土侵剝。尸氣染惹。地氣蒸潤所成。亦不無一得之見。

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悶。古銅竝無腥氣。惟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僞作者試熱磨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古人作事精緻。不吝工夫。非若後世賤丈夫。苟且成事。故古器必款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其識文筆畫。宛宛如仰瓦。而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余家所蓄器數皆然。及觀黃鑑家所藏無弗然者。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僞作。其體質顏色。亦是不同。右一段所云款者花紋也。

古銅色有以褐色爲最上品者。余以爲鉛色最下。硃砂班次之。褐色勝於硃砂。而不如綠。綠不知青。青不如水銀。水銀不如黑漆。雖然。黑漆最易僞造。在具真眼者辨之。

宣廟銅器製度極雅。然花紋者絕少。底款用匾方字印。

陽鑄大明宣德年製六字。

作小楷書。極遒勁完整。其色止蠟茶鏤

金二種。

蠟茶以水銀浸擦。入肉薰洗爲之。鏤金以金漆爲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用工用料俱異常品。非若青綠硃砂班黑漆水銀等色。可草草點綴而成。

所費不貲。故佳者與秦漢等器爭價。有

非唐時天寶局鑄器。花紋細密可愛。全尚華藻。第恨質薄。取便一時。無意千古。可擬元朝姜娘子所鑄。又在下風。

冷冲銅器。冷冲謂三代秦漢銅器。或落一足。或墮一耳。或出土時誤博擊成小孔。或收藏家偶觸物成穿損者。用鉛補冷釘。以法蠟填飾。點綴顏色。山黃泥調抹。作出土狀。

屑湊銅器。屑湊謂搜索古家舊器。不完者。或取其耳。或取其足。

或取其鑿。或取其腹。或取古壺蓋。作圓鼎腹。或取舊鏡面。作方片。湊方鼎身。亦用鉛冷釘湊合。或器法蠟填飾。點綴顏色。山黃泥調抹。作出土狀。復燒窯器。復燒謂取真下官哥窯器。如爐火足耳。瓶損口校者。以舊補舊。如以泐藥裏。以泥合入窯。一火燒成。

與舊製無異。但補處色渾。不甚精采。武夫怪石。武夫石也。極似美玉。但少溫潤水色耳。俱可亂真。殊不入格。

論法書

欲觀古法書。當澄心定慮。勿以粗心浮氣乘之。先觀用筆結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爲天巧。真率作。作真偽已得其六七矣。次考古今跋尾。相傳來歷。次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而真偽無能逃吾鑑矣。或得其結構。而不得其鋒銳者。摹本也。得其筆意。而不得其位置者。臨本也。筆勢不聯屬。字形如筭子者。集書也。或雙鉤形迹猶存。或無精采神氣。此又不難辨者也。古人用墨。無論燥潤肥瘦。俱透入紙素。後人僞作。墨浮而易辨。

書價以正書爲標準。卽如右軍草書一百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正書。至於樂毅論。黃庭經。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書。但得成篇。卽爲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昔鍾尙書紹京。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

用數百萬貫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置真書一字。餘可知矣。惟畫價弗然。山水竹石。可敵正書。人物小者及花鳥。可敵行書。人物又者及神佛圖像。宮室樓閣。可敵草書。走獸魚虫。又其下也。魯公送裴將軍詩。兼正行分篆體。條肥條瘦。條巧條拙。或勁若鋼鐵。或綽若美女。或如冠冕大人。鳴金佩玉於廟堂之上。或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或如金剛瞋目。夜叉挺臂。或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信手萬變。逸態橫生。所謂如壁拆印。印泥。錐畫沙。屋漏痕。折釵股法。兼得之者。晉公傳世數帖。余後徧觀。當以此帖爲最。

論名書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筏往來。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洒落。雲烟出沒。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山腳入水澄清。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鳥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寒。樓閣模糊錯雜。橋筏強作斷形。境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曲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腳浮水面。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雖不知名。定是俗筆。舉此以觀畫。亦不大失眼矣。已上所云。止是細目。其大綱一言以蔽之曰。觀其神。

畫有三品。一曰神。二曰妙。三曰精。何謂神。自然是也。何謂妙。理趣是也。何謂精。工巧是也。三品外別有逸品。如宋之大小米。元之倪瓚是也。當在神妙之間。

論畫若謝赫之六法三品。王維之山水訣。劉道醇之六要六長。郭熙之畫訓諸篇。郭若虛之三病。黃子久之畫訣。饒自然之十二忌。可稱畫家三尺。學者宜常玩索之。品畫以氣韻生動爲要訣。是猶聽鐘而得其希微。乘月而思游汗漫。畫家之能事畢矣。故鑑賞家以水墨畫片爲貴。淺絳色者次之。青綠大幅。又其次也。

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王元美云。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物爲勝。沈啓南近元人。山水爲優。二子之於古。可謂具體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韻。倪瓚以稚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當家。

詩文書畫。雖屬小技。然皆妙心所發。故朝埜通尙之。古惟曹劉李杜。左史莊騷。鍾張羲獻。顧陸張吳。足稱四絕。近時若啓南。希哲。元美。于鱗。縱未能伯仲前人。實亦一代之雋。學者所當誦法耳。

畫學不以時代爲限。各自成佛作祖。書法則不然。六朝不及晉魏。宋元愈不及六朝與唐。故蓄畫上自顧陸張吳。下及伯虎徵仲。皆爲偉觀。而蓄書必遠求上古可也。

畫以長卷爲勝。闊幅立軸。次之。單條畫不入清賞。

我朝書法稱希哲履吉徵仲。後鼎足畫品。尙啓南子畏徵仲。筆趣頗頗。然于唐之蹟較少。璦以蚤折故也。附錄敬題子畏畫卷云。野望憫言一卷。爲宗讓校書作也。卷中爲圖者一。爲詩跋者三。後先皆名筆。凡三年而歸于施民表氏。民表傳子若孫。歷四世七十六年。而始歸于我。先公此其相傳之自也。先公云。當正德己巳。吳中大水。皆有宗讓者。適居相城。不無牢愁騷屑之感。一時士大夫如王文格輩。爭爲詩詞慰藉之。獨子畏先生。旣成有聲之書。復構無聲之詩。殆是詩中畫。畫中詩。恐塵諸復生。子畏無多讓也。暇日出示張進士伯起。伯起謂其天真爛發。逸趣宛然。一段蕭疏清曠之氣。出沒于烟波柳岸間。使人應接不暇。藉令於邱仲立松雪翁。極意爲之。亦自不遠。真神筆也。顧其詩往往自成一家語。比于唐人驚什爲不類耳。先公服其知言。而卒無以復之。又云。此卷在施子所。時方買田相城東。恆從主人借觀焉。歎賞之誠。見乎詞色。幾欲作米顚。蒙腹於倉。未有因也。萬歷丁亥。吳中復大水。施子以此卷來賈米。爾時極喜。戲語之曰。昔宗讓以水厄得此卷。吾子以水厄失之。是何彼此不類與。施子曰。是誠有之。不聞人亡弓。人得之。夫復奚恨。我傳諸後人。而不知所重。何如歸于識者耶。爲一笑而留之。卷首故有野望憫言四字。亦子畏書。識者猶及見之。惜已失矣。壓欲倩名手補其亡。復計虎賁之似。未若延津之合也。遂虛右以俟。後七年。先公析箸。祖常田籍在相城東。有雜色。先公出此卷授不肖曰。以此當汙邪十畝。可善護持。毋爲人所豪奪。甯非吾家一雅語乎。遂百拜受之。而識其顚末于卷後。皆又明年丙申九月十二日。祖常謹書。

論石刻

凡欲觀古帖。先觀字法刻手。次觀揚法。紙墨色澤末也。

若不能識字法刻手。審其墨氣可矣。色堅如漆。手指不汙者最古也。微抹之而滿指染黑者。爲揚耳。

凡帖以北紙北墨爲佳。北紙用堅簾。其質疎而厚。不甚滲墨。以手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

處。又北用松烟。墨色清淡。不和油蠟。故色淡而紋縐。非夾紗作蟬翅搨也。凡北碑皆然。南紙堅薄。極易搨。

墨用烟和蠟爲之。乃色純黑而面有浮光。此南北紙墨之辨也。

古書以辭相傳。貴未刻者。不特取其紙墨之精。其妙可。以正譌字。碑刻則并古人手跡以存故。鑑家尤珍惜。

淳化閣帖。雖爲黃米培擊。而今之書家。莫不祖之。其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而無銀錠紋者。初搨也。絕不易得。余向見止第七卷第十卷二冊。字法搨法。精神極勝。有銀錠紋者。有墨淡墨濃之分。而墨濃者。覺勝。總之。價尙不下百千。故臨江泉潭。皆可蓄也。元美以絳爲淳化嫡子。太清樓爲介弟。太清樓嘗見之。獨絳帖不曾見。

宋搨蘭亭定武本。有五未損本。初搨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定武本。閩行。古刻也。復州

鑄損本。真定武本重模也。鑑家當辨以心目。

損本。謂湍流帶。有。天。五。字。損。也。

宋搨勅字本十七帖。及臨江二王帖。集書聖教序。俱山陰之嫡嗣也。

鍾王書。定當以宣示力命。蘭亭樂毅。東方先生贊爲冠。雖摹搨失真。風韻殊勝他刻。

論窯器

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聞其製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此必親見。故論之如是。

其真。余向見殘器一片。製爲條環者。色光則同。但差厚耳。又曹明仲云。柴窯足多黃土。未知然否。汝窯余嘗見之。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微眼隱起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者乃真也。較官窯質製尤滋潤。官窯品格與哥窯大約相同。其色俱以粉青色爲上。淡白色次之。油灰色最下。紋取冰裂。鱗血爲上。梅花片墨紋次之。細碎紋最下。必鐵足爲貴。紫口爲良。弟不同者。官窯質之隱紋亦如蟹爪。哥窯質之隱紋如魚子。其汁料稍不如官窯之尤佳耳。定窯有光素凸花二種。以白色爲正。白骨而加以洩水。有如淚痕者佳。間有紫色者。黑色者不甚珍也。

均州窯紅若胭脂者爲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目字號者佳。其雜色者無足取。均州窯之。不有龍泉窯古。宋龍泉窯器土細質厚。色甚葱翠。妙者與官窯爭豔。但少紋片。紫骨鐵足耳。且極耐磨弄。不易茅蔑。第工匠稍拙。製法不甚古雅。有等用白土造器外塗洩水。翠淺影露白痕。乃宋人章生所燒。號曰章窯。校龍泉製度更覺細巧精緻。我朝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卽暗花者。內燒絕細龍鳳暗花。底有紅花者。以西紅寶石爲末。圖畫花鳥蟲等形。骨內燒出。凸起寶光鮮紅奪目。青花者。用蘇浮泥青。圖畫龍

鳳花鳥蟲魚等形。深厚堆聚可愛。

皆發古未有。爲一代絕品。迺出龍泉均州之上。又有元燒樞府字號器。永樂細款青花杯。

成化五彩葡萄杯。各有可取。然亦尙在龍泉章窯之下。

論晉漢印章

印章以小篆白文爲古。其或朱文及大篆鐘鼎篆者皆變體也。鈕以龜爲正。螭與辟邪駝次之。其或以鳧以虎以兔以馬以豸以鹿以羊以魚以猿以異獸以錢以亭者皆變體也。

晉漢印章余所蓄所見約數千方。其文止刻姓名及字間有小字者別無閒散道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單字象形禽鳥龍虎雙螭芝草圓印有之。若子孫永寶宜爾子孫子孫世昌日利利出等印卽爲閒文矣。又鐫刻妙在布置字畫勻整。

字畫多者占地多字畫少者占地少或左三字右二字或左二字右三字或左三字右一字或左一字右三字其衆

尤妙處在朱文極粗白文極

細間用滿白法皆用力精到篆文筆意不爽毫髮近日關中洛下利徒翻沙假鑄印自無刀鋒亦不難辨。

論硯

硯以壽吾文之傳昔人以精良爲一樂今時論硯必首重端矣亦知有舊坑新坑上巖中巖下巖之分乎。上巖新舊坑俱不堪漢賞下巖有舊坑有南北壁巖中不論四時皆爲水浸雖秋旱亦未嘗涸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蓋泉生石中非石生泉中潤可知矣所產卵石俱外有黃臘包絡其色黑如漆間有如碧玉者紫黑者皆質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極能發墨。

發墨謂磨不滑停墨良久墨汁發光如油如漆則爲照人此非墨能如是乃硯使之然也故硯以發墨爲上

之。次久用鋒鋌如新有眼或紅綠青黃六七暈中有瞳子如鸛鵲眼者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者取之